



洪水坪新村鸟瞰图

□文/郭守先 图/孙长斌

乐都的乡镇名,大多诗情画意,让人浮想联翩,如雨润、峰堆、芦花;或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令人心生向往,如亲仁、共和、寿乐,唯有“洪水”这个名称似乎缺少了一些古老与优雅的元素,很难使人仅从地名对其产生兴趣。不仅如此,其镇政府驻地在一个名叫“虎狼沟”的沟口,怯懦者闻之,往往会却步。其实“洪水”也是一方源远流长、桃红柳绿、流长人旺的宜居之地。

洪水虎狼沟多丹霞地貌,“虎狼”乃蒙语“乌兰”音译,乌兰是红色的意思,故大明时又称“红水堡”,后因多洪涝灾害而得名,民国时置洪水乡,新中国成立后沿用旧制,千禧龙年撤乡设镇。洪水镇位于乐都区境东南的湟水河南岸,镇政府驻地南依祁连山支脉拉脊山。明嘉靖年间,在洪水就修筑过虎狼沟堡、双塔堡、阿鸾堡和洪(红)水堡,修堡之多,远远大于其他乡镇,可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这里山大沟深,解放青海时,赵海峰部兵分三路中的一路,就是从洪水的虎狼沟进驻乐都的。

如今,漫步在错落有致的田间小道上,“阡陌纵横、山水交融”的乡村美景尽收眼底。

文脉绵长鸾凤集

洪水镇文化遗址丰富,有后山等17处,从“双二东坪遗址”散布的大量杂骨、陶片、石器来看,这里演绎过以马厂、辛店文化类型为主的史前文明。历史人文资源也很丰厚,双塔营村西的姜湾村有“仰望清空如一线,俯视崖石百丈悬。嵯峨山岩隐殿阁,翠岫列峰锁云烟”的明代万历年间石沟寺,清本土知名诗人吴斌在该寺读书时,曾留下佳作《摹画石沟寺序》,清代该村还出过张敦、张世霞两名贡生,曾任甘陕县训导。

洪水下王家村有一棵枝繁叶茂、五人无法环抱的古槐。据检测,该树树龄有512年。还有保存完好的13孔同治避乱窑洞。村里的完全小学,依包梁文字辨识始建于1863年,曾改称“五七”学校,培育出过县教育局

局局长、市文化局局长和大学教授。

另据清《碾伯所志》记载,洪水堡东的阿鸾堡全称“阿鸾集鸾堡”,该堡大明洪武一朝由元朝蒙古族归附喇嘛小旗及阿吉总旗驻防,阿土司因地名而得名。阿鸾堡由上窑洞、阿西、阿东、马趟、下街五村组成,该堡核心地带的南山因酷似笔架,被山下的文人墨客称为笔架山。山下清朝出道光贡生宁兆彦、咸丰贡生郭世衍、光绪贡生马良凯,以及诰授阴阳学郭肃仪等。

值得一提的是,马良凯先生在康梁变法图强的影响下,于1896年在阿鸾堡西街文昌阁开办私塾教学,并留有遗训:旷观千古,须将千古仔细观,积善者余庆,那管他大煞小煞中煞;更上一层,莫

把一层重楼上,分明兮远眺,再望我前生今生后生。

在前贤的激励下,1948年阿鸾开明绅士郭继焕、李宗岗等人捐旱地15亩,号召堡民集资、出工,建成正规的阿鸾堡公立完全小学。新中国成立后阿鸾学校虽几易其名,但是其尊师重教的传统历久弥新,“笔架山下桃李争艳,湟水河畔耕读齐传”就是其真实的写照。

2015年,阿鸾儒商学子还慷慨捐资,在阿鸾学校成立“笔架山书院”。更令人欣慰的是,乐都区现有国家级文艺家会员10人,而洪水镇阿西一村就占到了30%。笔者在七律《癸卯登阿鸾笔架山》中感慨:“笔架因龙昨日事,今朝鸾凤展翅来。”



洪水坪新村一角

洪水：鸾集龙舞人旺的乐都新镇

洪水镇近年名声鹊起,不是因为地理人文,也不是因为鸾凤云集,而是虎狼沟下王家槐树周围的能人群策群力,弘扬了“火龙舞”传统民俗文化,修建了李家壕休闲山庄,打造了乡村旅游经济。

“火龙舞”源流可追溯到远古美人时代,先民当时舞火龙是想表达对火神的尊崇和对神农炎帝的爱戴,后来演变为百姓祈求平安、庆祝丰收的一种民间文化活动。洪水虎狼沟下王家、马家营、李家壕、石岭子四村,在100多年前就有耍火龙的习俗。

龙舞灯灿樱桃红



虎狼沟火龙舞

进入21世纪后,每年小年夜前后,洪水镇就号召虎狼沟各村,在巷道悬挂各类花灯,在广场及长廊等集中点亮多盏彩灯,营造浓郁的新春氛围。正月十四到十六傍晚,马家营、李家壕、下王家三村依次扎制火龙举办“火把节”。

“火龙舞”活动因为在夜间进行,场地以高山为主,道路蜿蜒盘旋,所以气势恢宏,有“人在火中舞,龙在天上飞”的壮观景象。2009年,“洪水火龙舞”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参与该项活动的人数

已达2000多人,每年参观的游客已超过3万人次。

为了与正月虎狼沟“火龙舞”民俗文化旅游、端午节姜湾村石沟寺“花儿会”配套,洪水镇又引入资金,在李家壕村修建了一座占地1万多平方米的休闲山庄:山庄青砖碧瓦、花红草绿,集餐饮、住宿、休闲、娱乐、采摘等为一体,山庄后方山顶,有一块樱桃种植基地,年产樱桃5万斤左右,每年春夏樱桃花开、果红时,慕名而来的游客和食客,流连忘返,被乡村的静美所吸引。

坪上柳碧人气旺

20世纪70年代中期,洪水人民公社曾组织阿鸾、店子、姜湾三个民兵连,高举学大寨旗帜,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在洪水坪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曾为乐都建设出一个学大寨的样板工程:洪水坪。洪水坪有近133公顷的可耕地,为改革开放后的店子、马家营、河西三村粮食的增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2007年,洪水镇根据易地搬迁规划,将坐落在洪水镇偏远山区、气候干旱、土地贫瘠、交通闭塞、靠天吃饭的原马厂村、郭家庄村、马家岭村、袁庄村华家岭社,搬迁到洪水坪居住。市县镇村四级政府积极争取项目,加强洪水坪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先后硬化村

庄道路,解决群众生活用电,完成自来水入户工程、小学修建,并实施新农村项目建设。

“青山廓外斜,绿树村边合。”昔日山沟里的贫困村实现了到魅力新村的蜕变,洪水坪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农村风貌,不时有团队前来参观学习。洪水坪新农村建设成功后,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政策,镇党委、政府坚持频道不换、靶心不散、力度不减的原则,加快实施易地搬迁后续产业巩固,积极开展乡村振兴工作,并根据区委区政府安排部署,又接纳建设了中坝乡和李家乡洪水坪安置点,三个安置点前后共安置住户842户,人口2743人。

如今,坪上绿柳成荫、屋舍成行、温棚成排。更鼓舞人心的是,海东碧翠园种植合作

社投资新建了洪水坪小游园。笔者造访时,人工湖中,白鹅绕绿洲,红荷染碧波;人工湖畔,孔雀正开屏,花树发新枝。

古槐灯映火龙舞,文脉绵长鸾凤集。柳绿桃红洪水远,三乡携手赋新诗。洪水镇耕地面积广阔,是标准的以农为本的乡镇,2022年,又扎实开展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此同时,进一步推广阳光温棚、花卉种植,大力打造露天蔬菜品牌,积极发展猪、牛、羊育肥基地,并结合109国道拓宽工程,进一步优化村容村貌。

站在洪水坪上,鸟瞰洪中公路和109国道贯穿全境的洪水镇,星罗棋布的白墙红瓦小楼房,在两川翠绿及金黄色油菜花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秀美,相信洪水的明天会更好。

江源仙苑寻奇珍

麝香归来之谜

□青茉莉

在青海,还有一种比黄金还要贵重的珍品,那就是麝香。麝香被称为“百香之冠”,又是“名药之首”,医药用途十分广泛,具有芳香开窍、通精活血、消炎止痛三大功效,对中风、跌打损伤、惊厥、瘫痪有很好的疗效。此外,麝香在治疗肝病、癌症、疑难杂症、心肌梗死方面也显示了很好的作用。

麝香用于中药治病,在我国已有2000年的历史了,东汉时期就把麝香列为药中上品。作为一种极为稀缺的资源,由于供不应求,麝香的市场价格非常昂贵,在国际市场上,1850年麝香价格为黄金价格的四分之一,1870年是黄金的二分之一,1950年等同于黄金,1870年前后就上涨至黄金的3—4倍。

在青海,分布最广的是马麝,它的身高有55厘米,算是麝家族中的“巨人”,而麝中的“矮子”林麝,身高只有47厘米,在青海仅分布在果洛的玛可河林场。

关于麝香的形成,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古人一直认为,麝夏天的时候会把香囊打开,吸引昆虫飞入,冬天就化为麝香了,还有人说麝夏天会吃蛇和昆虫,到冬天香囊就会满,继而形成麝香,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说法。

麝香价格急剧上升,麝资源的数量却在急剧下降。据《中国麝类》统计,20世纪50年代,我国野生麝在250万只左右,由于过度捕猎、栖息地环境改变以及走私、偷猎,到20世纪80年代仅剩60万只,

20世纪末则不足10万只。青海省分别在1962年、1972年、1993年组织过3次全省性的麝资源调查,1962年调查全省麝的种群数量约为4万只左右,到1993年已经不足5000只,其中林麝数量不超过100只。

2002年,我国将麝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海林业部门加大了对偷猎行为的严厉打击,并加强麝香的流通管理,有力地保护了麝的生存空间。10年来,青海麝的种群一直处于稳定的恢复过程中,马麝的数量目前已恢复到10000只,林麝数量增长至近300只。

然而,麝香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依然旺盛,最大需求国日本每年的进口量都在200公斤以上,而我国也有200多种重要药方中也需要麝香。为此,人工饲养麝终于走上了历史舞台。

如今,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和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都建有林麝养殖基地,海北州祁连县和西宁湟中区还有白唇鹿、梅花鹿、藏雪鸡等特殊动物的养殖。

和以往“杀鸡取卵”式猎杀麝不同,人工养殖麝在取香的时候要用特制的勺子慢慢取,不会伤害动物本身,这样既有利于扩大麝的种群,也达到了野生动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麝曾经为人类做出过非常大的贡献,今天我们终于不再为麝哭泣,衷心希望它们能够在青藏高原上过上宁静的幸福生活。